

泛家族规则与日本民族文化

奚欣华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本课题为 2013 年教育部哲学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YJA850018)

泛家族规则与日本民族文化

奚欣华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泛家族规则与日本民族文化 / 奚欣华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6. 1

本课题为 2013 年教育部哲学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ISBN 978-7-5672-1553-5

I. ①泛… II. ①奚… III. ①家族—制度—研究—日
本②民族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D731.39②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7188 号

书 名: 泛家族规则与日本民族文化

作 者: 奚欣华

顾 问: 潘茂群

责任编辑: 巫 洁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印 装: 宜兴市盛世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78 千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1553-5

定 价: 39.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512-65225020

本课题研究方向:以泛家族规则及其泛家族文化这一全新的社会管理学最新理论,对日本民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忠诚文化、神道教文化、武士道文化、极致文化、审美意识、暴力意识等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从历史演变和现实运行两个方面,尝试探索日本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社会基础与理论基础,如何在日本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解密其如何保持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在世界民族文化中独树一帜。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日本民族文化存在于社会的历史发展中	/ 1
第一节 研究日本民族文化的两个怪圈	/ 1
第二节 从社会构造的基础研究日本民族文化	/ 3
第三节 “日本民族文化”与“日本文明”	/ 5
第二章 日本家族与社会联合体的构造	/ 8
第一节 日本漫长的母系社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远超大陆地区	/ 8
第二节 日本民族文化第一次大融合的开启阶段(弥生时代)	/ 10
第三节 日本民族文化第一次大融合的确立阶段(古坟时代—飞鸟时代)	/ 15
第四节 日本民族第一次文化大融合中的海洋文化因子	/ 19
第五节 日本民族第二次文化大融合(明治维新时代至今)	/ 24
第三章 日本泛家族规则及泛家族文化	/ 30
第一节 日本家族规则的泛社会化	/ 30
第二节 日本的泛家族规则	/ 35
第三节 日本的泛家族文化	/ 41
第四节 泛家族规则和文化作用下的日本民族独特的思维特征	/ 48
第四章 日本民族的忠诚文化与天皇制	/ 52
第一节 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历史解说	/ 52
第二节 泛家族规则是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社会基础	/ 55
第三节 泛家族文化决定了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文化基础	/ 58
第四节 日本天皇还会走上神坛吗	/ 64
第五章 日本武士道文化	/ 66
第一节 古典武士道的文化内涵	/ 66
第二节 近代武士道文化的衍变	/ 70
第三节 武士道是泛家族规则下的畸形产物	/ 73

第四节 武士道文化的现代影响 / 77

第六章 日本神道教文化 / 81

第一节 不能用普通的宗教理念套观日本神道教 / 82

第二节 神道教独特的思想内涵与泛家族规则紧密相关 / 86

第三节 神道教与当今日本社会泛家族规则互相促进 / 91

第四节 神道教的政治化程度是日本右倾的标杆之一 / 98

第七章 日本民族的极致文化 / 101

第一节 日本民族文化中“极致文化”的提出 / 101

第二节 日本极致文化的精神内涵 / 105

第三节 日本极致文化的行为规范 / 109

第四节 日本极致文化的社会规范 / 113

第五节 日本极致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 121

第六节 日本极致文化的思想渊源 / 127

第七节 日本极致文化的发展趋势 / 134

第八章 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 / 137

第一节 审美是探讨客观与主观重合度的哲学 / 137

第二节 日本民族思维特征对审美意识的影响 / 139

第三节 日本民族思维特征与日本艺术创造 / 146

第四节 “民族的”不一定是“世界的” / 155

第九章 关于日本民族暴力意识的讨论 / 158

第一节 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硬暴力研究 / 159

第二节 日本民族文化中的冷暴力研究 / 171

第三节 日本民族文化中的软暴力研究 / 181

第四节 关于日本民族暴力意识的讨论 / 192

第五节 学会反思是日本摆脱暴力意识的唯一出路 / 198

第十章 泛家族规则对日本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 / 203

第一节 母亲的故事 / 203

第二节 学校的传授与教育 / 207

第三节 社会组织的强制 / 212

第四节 媒体的教化 / 217

第五节 领袖和明星的示范 / 233

第六节 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大和魂” / 237

第一章 日本民族文化存在于社会历史发展中

第一节 研究日本民族文化的两个怪圈

关于日本民族文化的研究专著和文章很多。日本学者对其自身文化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国外的学者热衷于此的也不少,美国作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笔下的《菊与刀》^①曾轰动世界,连日本人也认为其在剖析日本民族特点上比日本学者更为透彻。读这些日本的或国外的研究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清晰地了解日本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很特别”之处,对于世人认知日本民族和日本社会大有裨益。认知越多,疑问也越多,这是事实,却不是坏事,是研究越来越深入的正常反映。

比如,对于什么是“大和魂”,似乎至今学术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日本国内的解释是:大和魂是日本民族的精神、意识、智慧和能力,是日本民族文化的精髓总要。^②如果是那样,那么就陷入了一个悖论:因为人们无法用简单的语言讲清楚什么是日本民族的精神、意识、智慧和能力的精髓,所以人们永远无法概括“大和魂”;又因为“大和魂”的释义无法概括,所以人们很难精准把握什么是日本民族文化。当人们说得不像时,日本人摇头:这不是日本人;当人们说得像时,日本人还会摇头:这还不是大和魂。连日本人也承认大和民族存在着巨大的“暧昧”特性,那意思就是讲不清也道不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永远处在似是而非的状态,总是站在似懂非懂的此岸。

难道真有这么暧昧和难懂?究其原因,是否应该归结于国际社会对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研究还不够深?反观传统意义上的日本民族文化研究,大体上总

① 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 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② 松林明. 大辞林[M]. 东京:三省堂,2006:2443. “大和魂”:“1. 是相对于习得汉学知识而言的日本人固有的处理实务或世事的能力与智慧。2. 是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作为日本人的意识。”——作者译。

在两个圈子里打转。

第一个圈子,从总体肯定入手,在具体中否定,又综合为总体肯定。有不少人质疑:如果剔除掉外来文化,日本民族文化还剩下什么?因为人们总习惯于把日本民族文化中受外来文化影响的部分剔除出去,以为剩下的就是日本民族文化。比如剔除了儒家文化、佛家文化、道教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西方启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再剔除这些文化在日本的外在衍生形态,结果日本民族还剩下什么呢?似乎只剩下天皇文化、神道教文化和一些民间习俗,而这些显然不能解释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精髓总要的“大和魂”。然后又证明所有这些外来文化和内生文化混合在一起,形成综合性的杂烩,相互作用,产生出既非彼也非此的混合物,那便是日本民族文化,其中精髓,便是“大和魂”。这样,对于日本民族文化的研究便变成摆弄各种外来的文化或者是内生文化的零部件,至于这些零部件是如何组装生成了汽车的,始终缺少一条至关重要的“生产线”。研究走向了死胡同。

第二个圈子,放大局部文化,寻找民族特色,组装拼盘,再在拼盘的基础上反证局部文化。具体说就是把日本文化中所展示的不同于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现象寻找出来,归结为日本民族文化。比如日本的武士道、茶道、花道、柔道、剑道、神道、相扑、猿乐、能剧、净琉璃、俳句、和歌、浮土绘、和式建筑、神祭以及民间习俗等,不论是否从国外引进,先找出其与引进国的不同之处,然后再归结为日本民族的特征。结果人们始终徘徊于各条道路的岔路口上,始终不能解释日本列岛为什么在诸多领域出现如此之多的与众不同处,在这些文化现象的背后又是什么文化在起着支配作用。想奉献一朵鲜花,端出来的却总是一个拼盘。于是,日本人也罢,外国人也罢,便含含糊糊地提及日本民族文化是一个融合型文化,一个综合性文化,一个大杂烩文化,一个人们认为很好理解其实越来越难以理解的东方文化。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那就是“日本文明——独立于世界上任何文明之外的文明”^①。观点很鲜明,可问题还在:这是个什么样的文明?“大和魂”究竟是什么?于是,人们又回到了第一个圈子,依然无法深入理解日本民族文化。

^①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2.

第二节 从社会构造的基础研究日本民族文化

恩格斯 1883 年在马克思墓前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穿、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需要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形成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①中国人用自己的语言精辟地概括了这段话的哲学含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中国,这个结论已经写进了中学生的课本,以至于人人耳熟能详。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真正理解这段话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人们总习惯性地将上层建筑里的内容认为是文化,而将经济基础中相当多的内容排斥在民族文化之外。西方国家是如此论述的,于是东方国家的人们也就如此排定所需要研究的社会科学,就如同西方医学界认为将人体一块块解剖开来研究是科学,便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医将一块块人体综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就不是科学。

民族文化并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段时期的文化综合,因为在某一特定时期内,该民族所呈现的文化可能是其民族所固有的文化,也可能是其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混合。毋庸置疑,近现代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拉近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距离,曾经纯粹的固有民族文化也已经不再那么纯粹。研究日本的民族文化,仅仅研究其民族固有的文化现象,如文艺作品或工艺品等是不够的,简单地把日本国内现存的文化现象(无论是固有的还是混合的)进行单向叠加或者交叉叠加也是不科学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独特文化因子作用下的综合展示,在这些独特文化因子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各种社会现象,也包括特有的社会组织结构,特有的社会组织结构长期培育出来的人养成了独特的民族风俗与习惯,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又培育着一代代人逐渐养成独特的思维定式,独特的思维定式又创造出极富民族色彩的文艺、工艺等表象艺术作品。这一过程,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是如此并继续如此演绎着。因此,从社会运行的基础组织、从基础组织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的运行规则入手,也许能够加深对日本民族文化主要内涵的理解,因为这些基础组织、基本的制度、基本的机制,其本身也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宽泛一点说,它们才是组装日本民族文化的“生产线”。

应该说,国内有不少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进行了一些十分有意义的研究,使我们对日本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民族习惯、社会活动等各方面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日本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著名历史学家尾藤正英在2010年出版的《日本文化的历史》一书前言中就明确指出:“现在,日本文化正受到人们的关注……这里所说的文化,不是指各种各样的文化遗产以及文化现象本身,虽然也包括那些遗产的和现象的因素,但主要是指对在历史上形成的日本人的生活以及思考方式的整体,特别是对在其中体现出来的民族个性或者特性给予关注、加以思考的概念。”^①的确,研究日本民族文化,不仅要着眼于“日本人的生活以及思考方式的整体”,更重要的是从日本社会构造的基础入手,最终抓住其“民族个性或者特性”。

2007年出版的《中外管理与泛家族规则的思考》一书,也是从生活的基础——家庭和家族规则入手,提出了家族规则泛社会化的“泛家族规则”概念。并进一步指出目前的社会生活中,无论东西方,无论企业、政界还是社会组织运行,虽然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都广泛存在着八种泛家族规则:第一,亚血缘的继承规则;第二,泛家族式的权威规则;第三,自上而下的组织规则;第四,泛血缘关系的界限规则;第五,乖乖听话式的用人规则;第六,无处不在的等级制规则;第七,自我扩张的垄断规则;第八,竭尽所能的暗箱操作规则。^②该书作者揭示的这些规则并非世俗所谓的潜规则,它们中有些是登堂入室的制度,有些是约定俗成的,或者可称为不是规定的规定。这些规则也是文化,并且常常是支配和影响其他文化产生与发展的文化。

《中外管理与泛家族规则的思考》是研究管理学的,但对研究日本民族文化很有借鉴意义。它至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从整体上研究日本民族文化应该从何处入手。同时该书也指出了由泛家族规则产生出来的八种文化现象,即领袖文化、忠诚文化、平衡文化、稳定文化、秩序文化、控制文化、官本位文化和谦虚文化。结合前人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不难发现这些文化现象大多在日本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且至今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支配和影响其他文化的表现形式。它们是日本各种文化现象背后的文化,本身也构成了日本民族文

① 尾藤正英. 日本文化的历史[M]. 彭曦,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前言.

② 潘茂群. 中外管理与泛家族规则的思考[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182-204.

化重要内容之组成部分。当然,日本不同于中国大陆,日本的泛家族规则也肯定不同于中国大陆的,除了程度上存在不同,内容上也存在差异。同样,日本泛家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中国大陆或其他国家的也肯定不一样,甚至有很大的差异。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本书将在第三章专门对日本的泛家族规则和泛家族文化加以研究,由此在以后的各章中展开对日本社会和民族文化的深层次探索研究,从而得出一些与以往认识有所不同的看法和结论。

第三节 “日本民族文化”与“日本文明”

前文所述,旨在明确日本文化的概念并不等同于日本民族文化,日本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也不能代表日本民族文化的全貌,其巨大的内核有待于进一步去探讨。

在这里,不能不先说说另一个问题:日本民族文化并不能等同于日本文明。

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将日本文明列为世界几大文明之一。一时间,日本人欣喜若狂,一些中国学者也认为言之有理。

亨廷顿把日本文明独立于世界各文明之外,是因为他认为“日本、中国、印度、穆斯林和非洲文明在宗教、社会结构、体制和普遍价值观方面几乎没有共同之处”^①,自然上述这些文明也不同于西方文明。亨廷顿以他自己的方式理解日本,本文无意妄评他的研究。但显然,亨廷顿在研究过程中,特别关注到日本民族有自己独特的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组织方式,有独特的宗教信仰,有独特的审美观念及表达方式,有独特的历史传承和民俗习惯,这些“独特”令他印象深刻。不过,这些“独特”只构成民族文化,并不能构成文明的全部要件。

一种文明,除了要有上述“独特”的内容之外,还必须具备另外三大要件。第一,要有原创的思想理论体系并在广泛领域影响深远,日本没有。第二,要有依据其原创思想理论而制定的人类行为规范,即社会道德体系的约定和社会法律体系的实施,日本没有。第三,要有依据上述两条所制定的原创的国家(或部落)制度,日本没有。不要说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对日本的影响,也不论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在日本的运用,就是日本二战时的法西斯军国制度,直至军国时期组织民众游行的基本规则,也是照搬德国的。在这三大文明要件中,从历史

^①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3.



到现今,日本只有改良,而无原创,因此称其为文明实在勉强,更难以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肩。

诚然,东西方文明在日本的组合令日本民族文化产生了独有的成就与特色,但东西方文明在日本岛国泛家族泛社会化的吸收,是经历了历时漫长而多次的杂糅组合,才形成了日本今天特色鲜明的各种文化表现,才有了其民族文化的成就与特色。即便是这个岛国家族规则泛社会化的海岛型家文化,也同样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其家族文化的泛社会化与中国大陆、中华儒文化圈的国家 and 民族也是大同小异。真正留给日本民族的文明原创,即便在泛家族规则内部,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要说日本在杂糅组合世界文明上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日本民族文化,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世界公认,当然也就无可厚非,但缺少上述三大要件却硬要把它塞进世界几大文明之列,无论如何还是有些牵强。就如同一个人在别人建造的多层塔上加建了一层自己风格的塔顶,形状的确变了,特色也的确有了,但并不能就此宣称自己是整个塔的创造者。日本国内有人这样做还可以理解,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知名学者亨廷顿也如此认同,这只能说明他太多关注于日本民族的独特之处,却忽视了一点,即独特并不代表着独创。顺便说一句,文明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导致冲突的是一种文明企图凌驾于别的文明之上,或者要取而代之。这就如同枪支并不会犯罪,犯罪的是违法扣动扳机的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中国出版连英文原书名都印错了(图 1-1),这点很令人同情,但他的英文书名所表达的这种观点还是令人无法苟同。

当然,说到日本民族文化中缺乏原创性思想,主要是指迄今为止的过去。我们

同样有理由大胆预言这个民族文化的未来。未来的日本民族如果不走向战争,在当今信息技术和国际化条件下,其鲜明、高效的民族文化,将促使其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原创国。2005 年 3 月起,日本经济产业省与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联合制定发布日本战略技术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引导重大产业技术布局和投资的重要技术战略文件,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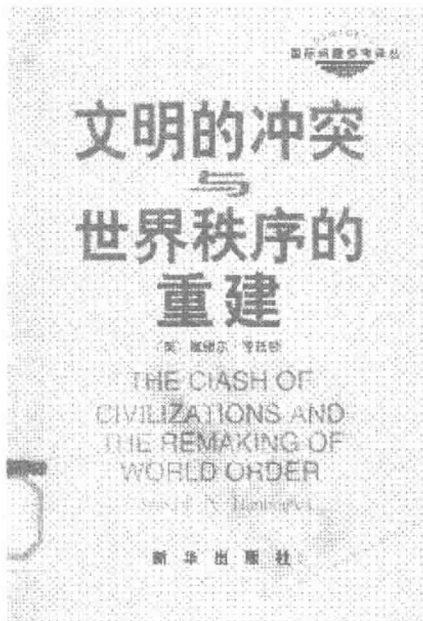


图 1-1 “CLASH”的“L”错印成了“I”



有很强的前瞻性,因而在日本被形象地称为“鹰眼路线图”,聚焦的技术主要包括信息通信、纳米技术、系统和新型制造业、生物技术、环境、能源、软实力、战略融合 8 大类共 30 个技术领域。^① 这显示出日本与美国一争高下的雄心。其实,顶尖技术的累积与原始创新原本就只差半步距离。日本为什么会如此,正是本书后面将要一步步论述和展示的内容。

^① 施雯,等.“鹰眼”:洞察未来的技术走向[J]. 新华文摘,2013(19):142.

第二章 日本家族与社会联合体的构造

研究日本的民族文化,有必要从研究日本民族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入手。在考古学和历史学方面,对于今天的日本社会制度与社会基础是如何从远古一代代演化而来,应该说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在此基础上,对于日本民族文化的社会基础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到其他领域,比如前人较少涉猎的日本古代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尤其是研究日本社会的基础细胞,研究日本的家庭、家族起源,以及在家族发展的基础上,家族规则如何泛社会化,并进而影响到日本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国家组合与结构的历史,从而形成了今日的日本民族文化。

第一节 日本漫长的母系社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远超大陆地区

据日本对绳文时代的考古发现,从草创期到晚期都有大量女性特征陶偶出土,这些女陶偶,大多有丰乳,却不注重面部刻画,而专注于性征。这是原始的生殖崇拜,也是母系社会的证据之一。大量的考古已经证实,在绳文晚期,也就是公元前400年前,已经出现群聚部落的日本依然处于母系为主导的社会。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用品、饰物、渔猎工具等,都与大陆母系社会遗址中出土的物品相当,绳文时代的日本处于母系社会这一点争议不大。从当时的遗址发现了女性性器官突出的土偶,当然也有象征男性生殖器的石棒物品出土(目前还没有发现陶棒)(图2-1)。这也就不难理解,公元7世纪时,圣德



图2-1 橿原遗址出土(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收藏)

太子组织编写《古事记》,为什么根据民间神话和传说,选择女性的天照大神(图2-2)为日本皇室祖先。相传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男女二神,奉天神敕令,

从天而降。男神奉献阳具给女神,二神尽情享受性快乐,于是生下日本诸岛,山川草木等八百万神,生下支配诸岛和天地万物的太阳女神即天照大神。中华神话传说中的女娲补天造人,公元前 5000 多年前红山文化中的孕妇塑像等,其实都是漫长的母系社会留传下来并被神化了的远古记忆和民间信仰。在日本,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这男女两神的性爱结合,被称为“神婚”,从此相传,日本的神可以泰然地享受爱与性的快乐,不存在基于宗教原因的性禁忌。日本至今仍有人抬着神的性器官象征物当街游行、众多女人围绕一个大型阳具模型进行性祭祀的传统。



图 2-2 日本天照大神图像

古代社会学关注的重点之一,也是本书关注的基础之一,就是日本古代社会的构成基础,即母系社会的日本群聚部落里的家庭组合和由家庭组合的社会载体。尽管还缺乏更多的考古佐证,但在已有的日本考古中,已经形成的几个结论对本书的研究至关重要。

第一,大约在第四纪冰川末期,日本便逐渐孤悬海外。此前,通过大陆桥踏上列岛的原住民已经具有大陆母系社会的全部特征,以聚集村落的形式共同生活,开始形成部落。古遗址中除了一些海边村落,有相当部分村落分布在日本内陆山区盆地之中逐水而居,甚至生活在河川边的高台区域,这与大陆母系社会的生活习惯相同。内陆和沿海自然食物丰富,但自然灾害也频繁,使得原住民祈求人口增加、家族旺盛,故而生殖崇拜与母系社会都远比大陆要漫长,对女性的尊崇时间要远远长于对女性的贬抑时间。

第二,家族以女性为中心。因为当时女性采集的食物远多于男性渔猎的食物,并且稳定、持续,聚落群遗址中经常发现的巨大贝冢便是证明。男性的主要任务是外出捕猎和守卫。这些与大陆母系社会并无不同。

第三,聚落群共同生活,集体议事,共同分配财物。这一点在大陆母系遗址和日本绳文时期遗址发现的中心“议事”建筑遗迹得到印证,尤以三内丸山遗址中的长 32 米、宽 9.8 米的大型建筑为代表。该建筑应该是当时青森县原住民分配一年收获的场所,同时也可能是当时人们在漫长的冬季共同抵御严寒的一种生活方式。

第四,男性处于附属地位,曾经采取走婚制,子女随母亲生活。这种现象是历史上母系社会典型特征之一。据说至今中国云南纳西族依然保有这样的家族制度。日本母系社会中也存在同样的社会安排,这一点在日本考古界没有争议。日本民间传说如京都府最古老的传说“宇治桥姬与离宫八幡神的故事”,所折射出来的也正是远古时期日本存在着走婚制的社会现实。^①

关注和分析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群聚特征,主要是关注日本母系社会的跨度远较其他国度或民族的历史更为漫长。因为母系社会的漫长,母系社会各种特征在岛国特定的环境内对日本社会特别是对日本家庭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第二节 日本民族文化第一次大融合的开启阶段 (弥生时代)

公元前400年前后,渡来人踏上岛国,带来了铜铁器具、陶器和农耕技术,也带来了杀伐掠夺的理念,开启了弥生时代。弥生时期跨度约600年,是日本历史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因为渡来人带来的文化与原住民的原始文化,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融合。人们都知道渡来人为日本带去了稻作文化,形成了部落集群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然而人们常常忽略了渡来人带去的另一个巨大的文化推动作用,他们把大陆父系社会强势嫁接在原住民的母系社会之上,并创造性地与当地母系社会相结合,发展成日本独特的“双系氏族”这一社会组织构造。

日本渡来人不同于登陆北美的欧洲人。那些欧洲人采用欺骗和杀戮的方式,强行将西方社会组织方式推行到北美大陆。而日本渡来人自登陆之时起,就与日本列岛上的原住民和平共处,互相融合,共谋发展。这里所说的“强势嫁接”,主要是指渡来人带来的稻作、陶器、冶炼等先进技术,在开始阶段(弥生时期)其劳作方式的改进和巨大的收益,相对原住民拥有无可争议的强势,原住民无从反对而迅速在日本列岛推广。但同时,渡来人带来的大陆父系社会组织方式,特别是家庭、家族生活方式,却遭遇了原住民母系社会组织方式的“软抵抗”。抵抗的结果没有出现一方吞并另一方的结局,也没有出现以肉体消灭方式而发动的战争,而是出现了两系社会组织方式并存嫁接的社会现象。历史学家尾藤正英在他新近推出的著作《日本文化的历史》中,比较详细地从后来社会

^① 茂吕美耶. 传说日本[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2.

发展的多个方面推论出日本出现的双系氏族起源于弥生时代,这里就不再赘述。目前虽没有文字材料证明这种嫁接并存是契合式还是强压弱的吸收式,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采取北美出现的杀戮灭绝方式。出现这样的结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嫁接的时间过于短暂,毕竟只有区区几百年时间,而不像大陆地区经过漫长几千年时间的逐步发展。尾藤正英教授也指出:“在世界其他地区,进入农耕文化时代却未形成国家的时期相当长,而在日本,农耕文化的出现比其他地区要迟得多,在短短六百年的弥生时代之后,就进入了快速形成国家的时代,这一点值得关注。”^①但无论怎么说,父系社会从弥生时代开始,逐步融合母系社会而成为日本列岛上的主体形态,完全可称之为“强势嫁接”。这一结论非常重要,对日本后世的社会发展和民族思维影响巨大,人们期待着日本考古在这方面有进一步推进的材料。

当然,这种没有杀戮的强势嫁接并不能说明渡来人的善良与和平,也不等于完全没有杀戮。渡来人大多是为逃避大陆战乱而冒险渡海到日本的,厌恶战乱是他们一个自然反应。更主要的是,对于渡来人而言,当时的岛国与大陆区别并不太大,人口密度并不高,陆上生产为主,渔猎为辅,加之渡来人多为整个家族甚至整个部落的迁居,没有必要通过战争形式来夺取生存空间。渡来人采取与原住民和平共处的方式进行嫁接,父系社会没有全面接替岛上的母系社会,而是出现了双系氏族的复合体,除了磨合时间短暂之外,还有以下历史社会层面的原因。

第一,宗教信仰中女性的地位不容忽视。早先的生殖崇拜产生原始女性信仰,早先的生活方式也依赖于女性的采摘,族群的粮食归女性掌管和分配,这些都是原始女神产生的社会基础。天照大神的信仰应该也是源于那个时期。7世纪成书的“记纪”^②中的神代部分,大多为女性天皇执政,反映出其古代属母系社会的强烈信号,所谓“女天皇”们很可能就是那时各部落里尊奉的已经神话化的远古传说。这种原始宗教信仰与渡来人的早先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因而在渡来人登上这个多灾的岛国时,很容易成为其共同敬畏的信仰。

第二,内部维持生活的需要不能降低女性在部落中的作用。日本多灾的自然条件,客观上使得族群食物供应仅靠种植并不能年年保证,一场台风、一次火山喷发、一场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都有可能让辛苦耕作的稻田颗粒无收。族群的生活还必须依靠一部分采集和捕捞,事实上在渡来人上岛后的部落群居遗址

① 尾藤正英. 日本文化的历史[M]. 彭曦,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② “记纪”:日本历史书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总称。取《古事记》的“记”和《日本书纪》的“纪”合称为“记纪”。